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代佚著辑考 魏河 真理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，
1990年1月

陽昇苑原園原和園意原

I 援^①王^②真^③ Ⅱ 援^④王^⑤真^⑥ Ⅲ 援^⑦王^⑧真^⑨ Ⅳ 援^⑩王^⑪真^⑫ Ⅴ 援^⑬王^⑭真^⑮ Ⅵ 援^⑯王^⑰真^⑱ Ⅶ 援^⑲王^⑳真^㉑ Ⅷ 援^㉒王^㉓真^㉔ Ⅸ 援^㉕王^㉖真^㉗ Ⅹ 援^㉘王^㉙真^㉚ Ⅺ 援^㉛王^㉜真^㉝ Ⅻ 援^㉞王^㉟真^㊱ Ⅼ 援^㊲王^㊳真^㊴ Ⅽ 援^㊵王^㊶真^㊷ Ⅾ 援^㊸王^㊹真^㊺ Ⅿ 援^㊻王^㊼真^㊽ ⅰ 援^㊾王^㊿真[㋀] ⅱ 援[㋁]王[㋂]真[㋃] ⅲ 援[㋄]王[㋅]真[㋆] ⅳ 援[㋇]王[㋈]真[㋉] ⅴ 援[㋊]王[㋋]真[㋌] ⅵ 援[㋍]王[㋎]真[㋏] ⅶ 援[㋐]王[㋑]真[㋒] ⅷ 援[㋓]王[㋔]真[㋕] ⅸ 援[㋖]王[㋗]真[㋘] ⅹ 援[㋙]王[㋚]真[㋛] ⅺ 援[㋜]王[㋝]真[㋞] ⅻ 援[㋟]王[㋠]真[㋡] ⅼ 援[㋣]王[㋤]真[㋥] ⅽ 援[㋦]王[㋧]真[㋨] ⅾ 援[㋩]王[㋪]真[㋫] ⅿ 援[㋬]王[㋭]真[㋮] ⅰ 援[㋯]王[㋰]真[㋱] ⅱ 援[㋲]王[㋳]真[㋴] ⅲ 援[㋵]王[㋶]真[㋷] ⅳ 援[㋸]王[㋹]真[㋺] ⅴ 援[㋻]王[㋼]真[㋽] ⅵ 援[㋾]王[㋿]真^㊀ ⅶ 援^㊁王^㊂真^㊃ ⅷ 援^㊄王^㊅真^㊆ ⅸ 援^㊇王^㊈真^㊉ ⅹ 援[㊊]王[㊋]真[㊌] ⅺ 援[㊍]王[㊎]真[㊏] ⅻ 援[㊐]王[㊑]真[㊒] ⅼ 援[㊓]王[㊔]真[㊕] ⅽ 援[㊖]王[㊗]真[㊘] ⅾ 援[㊙]王[㊚]真[㊛] ⅿ 援[㊜]王[㊝]真[㊞] ⅰ 援[㊟]王[㊠]真[㊡] ⅱ 援[㊣]王[㊤]真[㊥] ⅲ 援[㊦]王[㊧]真[㊨] ⅳ 援[㊩]王[㊪]真[㊫] ⅴ 援[㊬]王[㊭]真[㊮] ⅵ 援[㊯]王[㊰]真^㊱ ⅶ 援^㊲王^㊳真^㊴ ⅷ 援^㊵王^㊶真^㊷ ⅸ 援^㊸王^㊹真^㊺ ⅹ 援^㊻王^㊼真^㊽ ⅺ 援^㊾王^㊿真[㋀] ⅻ 援[㋁]王[㋂]真[㋃] ⅼ 援[㋄]王[㋅]真[㋆] ⅽ 援[㋇]王[㋈]真[㋉] ⅾ 援[㋊]王[㋋]真[㋌] ⅿ 援[㋍]王[㋎]真[㋏] ⅰ 援[㋐]王[㋑]真[㋒] ⅱ 援[㋓]王[㋔]真[㋕] ⅲ 援[㋖]王[㋗]真[㋘] ⅳ 援[㋙]王[㋚]真[㋛] ⅴ 援[㋜]王[㋝]真[㋞] ⅵ 援[㋟]王[㋠]真[㋡] ⅶ 援[㋣]王[㋤]真[㋥] ⅷ 援[㋦]王[㋧]真[㋨] ⅸ 援[㋩]王[㋪]真[㋫] ⅹ 援[㋬]王[㋭]真[㋮] ⅺ 援[㋯]王[㋰]真[㋱] ⅻ 援[㋲]王[㋳]真[㋴] ⅼ 援[㋵]王[㋶]真[㋷] ⅽ 援[㋸]王[㋹]真[㋺] ⅾ 援[㋻]王[㋼]真[㋽] ⅿ 援[㋾]王[㋿]真^㊀ ⅰ 援^㊁王^㊂真^㊃ ⅱ 援^㊄王^㊅真^㊆ ⅲ 援^㊇王^㊈真^㊉ ⅳ 援[㊊]王[㊋]真[㊌] ⅴ 援[㊍]王[㊎]真[㊏] ⅵ 援[㊐]王[㊑]真[㊒] ⅶ 援[㊓]王[㊔]真[㊕] ⅷ 援[㊖]王[㊗]真[㊘] ⅸ 援[㊙]王[㊚]真[㊛] ⅹ 援[㊜]王[㊝]真[㊞] ⅺ 援[㊟]王[㊠]真[㊡] ⅻ 援[㊣]王[㊤]真[㊥] ⅼ 援[㊦]王[㊧]真[㊨] ⅽ 援[㊩]王[㊪]真[㊫] ⅾ 援[㊬]王[㊭]真[㊮] ⅿ 援[㊯]王[㊰]真^㊱ ⅰ 援^㊲王^㊳真^㊴ ⅱ 援^㊵王^㊶真^㊷ ⅲ 援^㊸王^㊹真^㊺ ⅳ 援^㊻王^㊼真^㊽ ⅴ 援^㊾王^㊿真[㋀] ⅵ 援[㋁]王[㋂]真[㋃] ⅶ 援[㋄]王[㋅]真[㋆] ⅷ 援[㋇]王[㋈]真[㋉] ⅸ 援[㋊]王[㋋]真[㋌] ⅹ 援[㋍]王[㋎]真[㋏] ⅺ 援[㋐]王[㋑]真[㋒] ⅻ 援[㋓]王[㋔]真[㋕] ⅼ 援[㋖]王[㋗]真[㋘] ⅽ 援[㋙]王[㋚]真[㋛] ⅾ 援[㋜]王[㋝]真[㋞] ⅿ 援[㋟]王[㋠]真[㋡] ⅰ 援[㋣]王[㋤]真[㋥] ⅱ 援[㋦]王[㋧]真[㋨] ⅲ 援[㋩]王[㋪]真[㋫] ⅳ 援[㋬]王[㋭]真[㋮] ⅴ 援[㋯]王[㋰]真[㋱] ⅵ 援[㋲]王[㋳]真[㋴] ⅶ 援[㋵]王[㋶]真[㋷] ⅷ 援[㋸]王[㋹]真[㋺] ⅸ 援[㋻]王[㋼]真[㋽] ⅹ

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读数据核字()第 号

宋代佚著辑考

王河 真理 整理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185毫米×260毫米 1/32 印张：1.5

字数：捌千 印数：员原员国册

陽昇苑 原園 原園 惠原 惠原 定價：壹萬圓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南昌市新魏路 55 号

邮政编码 730000 传真 0931-8412368 电话 0931-8412368 (发行部)

耕原皂莢鹽堿岳員猿援釐成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曾 巩	《南丰杂识》	员
考 略		员
辑 存		源
杨 亿	《杨文公谈苑》	员
考 略		员
辑 存		员源
李 昉	《张乖崖语录》与《该闻录》	苑
考 略		苑
《乖崖语录》辑存		愿
《该闻录》辑存		愿
秦再思	《洛中记异录》	员
考 略		员
辑 存		员
宋 祁	《鸡跖集》	员
考 略		员
辑 存		员
张师正	《倦游杂录》	员
考 略		员
辑 存		员
吴 淑	《秘阁闲谈》	员

考 略		员愿
辑 存		员园
陈正敏	《遁斋闲览》	员苑
考 略		员苑
辑 存		员怨
陈致雍	《晋安海物异名记》	圆愿
考 略		圆愿
辑 存		圆怨
毕仲询	《幕府燕闲录》	圆园
考 略		圆园
辑 存		圆猿
潘若冲	《郡阁雅言》	圆圆猿
考 略		圆圆猿
辑 存		圆圆缘
刘 斧	《翰府名谈》与《摭遗》	圆圆猿
考 略		圆圆猿
	《翰府名谈》辑存	圆圆苑
	《摭遗》辑存	圆圆远
钱惟演	《金坡遗事》	圆远
考 略		圆远
辑 存		圆猿
景 焕	《野人闲话》与《牧竖闲谈》	圆缘
考 略		圆缘
	《野人闲话》辑存	圆愿
	《牧竖闲谈》辑存	猿源
王 举	《雅言系述》	猿苑
考 略		猿苑
辑 存		猿愿

张 靛	《雅言杂载》	猿源
考 略		猿源
辑 存		猿缘
钱 易	《洞微志》	猿圆
考 略		猿圆
辑 存		猿源
张君房	《乘异记》、《缙绅胜说》与《丽情集》	猿源
考 略		猿源
《乘异记》辑存		猿愿
《缙绅胜说》辑存		猿圆
《丽情集》辑存		猿怨
聂 田	《徂异志》	猿猿
考 略		猿猿
辑 存		猿源
范 镇	《宋朝蒙求》	猿苑
考 略		猿苑
辑 存		猿愿
岑象求	《吉凶影响录》	猿缘
考 略		猿缘
辑 存		猿远
詹 玠	《唐宋遗史》	猿怨
考 略		猿怨
辑 存		猿员
罗 畸	《蓬山志》	猿猿
考 略		猿猿
辑 存		猿远
主要参考书目		源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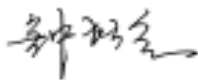
宋代文化事业极盛,宋代又是江西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,研究宋代文化应该是我们江西地方社会科学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。在千余年的时光流逝中,由于兵燹鼠啮、洪灾人祸诸方面原因,宋代的著作散佚不少,这就为全面开展宋代文化研究带来不少困难。笔者长期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,近 10 年在书海文林中畅游伐檀,获益多多,特别对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,颇有心得,由此萌发出编纂《宋代佚著辑考》的想法,以为宋代文化,特别是江西宋代文化研究贡献绵薄之力。

承蒙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支持,将《宋代佚著辑考》列入院级和省级课题,并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资助,使该课题能够顺利进行。在此之前,笔者已在书林文丛中辛勤爬梳,耗时 3 年,查阅了大量书籍文献,主要有《全宋诗》、《全宋文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库存目丛书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,现存的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等千种,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,并在《文献》、《江西社会科学》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阶段性成果。在该书列入院级和省级课题之后,笔者又经过一年多的编撰打印工作,《宋代佚著辑考》于 2005 年 12 月完成初稿。而后,该书又被列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《社会科学文库》项目,解决了出版经费问题。冷辑林编辑冒着酷暑审阅了书稿,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,在这里,表示衷心感谢。

《宋代佚著辑考》主要分为辑佚与考释两部分内容,所谓

“辑”佚,是在众书群籍中搜罗爬梳,将宋人佚著收集起来,哪怕是只言片语、吉光片羽亦不轻易放过;所谓“考”释,是对所辑录的佚著、佚著作者生平、佚著版本源流等方面进行考证和说明。据笔者所知,国内尚无集多部宋代佚著进行辑考的书籍,对于他人已发表的宋代佚著,本书一般不予收录。本书共收录宋代 圆位作者共 圆部佚著,多者有 缘万余字,少者也有几千字,虽非全璧,但对宋代文化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,这也是笔者编纂该书的宗旨。

《宋代佚著辑考》一书,很大一部分是辑佚工作。为使读者阅读和检索方便,有几点必须加以说明。笔者在辑佚时,佚文原有标题者,一律加[]号予以标明保留。每条佚文后面,均标明该佚文的出处,为节省篇幅,有些佚文的出处未列全称,而用简称,如第 圆册第 猿页,即以“文渊阁四库全书”代称;如“四库 员源一 源一”,“四库”是指台湾影印的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后面的阿拉伯数字,依次是册数和页码,即第 员册第 源页;“四库存目·子 愿一 源一”,是指齐鲁书社出版的《四库存目丛书》,“子”是指“子部”,“愿一 源一”是指第 愿册第 源页,同样,“史”、“集”、“经”分别代表“史部”、“集部”和“经部”。明代陶宗仪的《说郛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综合性大型丛书,也是本书辑佚时主要参考书目,由于该书原本久佚,留存于世有多种抄本与辑佚本。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员愿年将涵芬楼《说郛》百卷本、明刻《说郛》一百二十卷本和《说郛续》四十卷本 猿种汇集影印出版,定名《说郛三种》,是目前最为齐全的《说郛》版本,笔者在引录《说郛三种》时,并没有注明《说郛》哪种版本,也没有注明卷数,一律用《说郛三种》所标明册数与页码。上述说明,望读者阅读时予以注意。



员

繁荣社会科学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，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。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，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，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，增强我们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能力，有着重要意义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，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。

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，在于创新，“若无新变，不能代雄”。新的世纪，新的千年，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，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。换言之，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，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。理论贵在创新，创新需要勇气，需要智慧，需要执着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，理论重在创新，创新需要有科学的精神、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，理论功在创新，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，才能探索规律、把握规律，才能启示实践、指导实践，才能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。坚持理论创新，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。

社会科学研究，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的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、马克思主义学风，必须坚持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，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，着眼于对实际

问题的理论思考 ,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。新世纪的世界 ,新世纪的中国 ,新世纪的江西 ,许许多多的新情况、新变化、新问题 ,许许多多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课题 ,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、去研究、去解答。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 ,大有可为。

江西向为“文章节义之乡” ,素以“物华天宝 ,人杰地灵”著称。在历史的长河中 ,江西不但涌现出许多名扬中外的文学家、艺术家 ,而且涌现出不少影响古今的学问家、思想家。但是 ,我们不能沉湎于先哲的辉煌 ,而应该创造更加璀璨的未来。江西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直在为此努力 ,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在世纪之交 ,江西省社会科学院、江西省社联大力实施“精品战略” ,积极组织和扶持社会科学精品力作的撰述和出版 ,其实现形式是 :推出“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”工程 ,每年拿出一笔事业经费 ,资助出版 10 本理论上的厚重之作。这是我省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、好事、实事 ,如此年复一年 ,坚持下去 ,必将蔚为大观。

新世纪 ,将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 ,也将是社会科学大发展、大繁荣的世纪。江西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们 ,大家努力啊 !

祝愿社会科学研究精品力作不断问世。

曾巩《南丰杂识》

考 略

江西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其著作在近千年的流传中散佚不少,《南丰杂识》即是其中一部。今人陈杏珍、晁继周编纂点校的《曾巩集》,在辑佚钩沉曾巩佚著方面成就颇巨,仅以《杂识二首》为题,存辑了《南丰杂识》四篇佚文。笔者近年从事文献整理工作,在群籍众书中搜罗爬梳,共发现《南丰杂识》五篇佚文,计源千余字,虽为吉光片羽,但于曾巩研究不无裨益,于是加以整理,略加考证,芹献读者。

曾巩是江西南丰人,因此人称曾南丰。其著作也多冠以“南丰”二字,如《曾南丰集》、《南丰文粹》、《南丰诗钞》、《南丰尺牋》、《南丰杂识》等。《南丰杂识》一书,宋代目录书籍多未著录,仅南宋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小说类著录为《曾南丰杂志》,元代不撰人《群书通要》卷九已集引录该书佚文,也作《南丰杂志》。元代脱

脱编纂的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有曾巩《杂职》员卷。宋代不撰人《锦绣万花谷》(四库全书本)引录了该书猿条佚文,其中员条写作《南丰杂识》,愿条写作《南丰杂记》;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(四部丛刊影宋本)所录该书佚文均作《南丰杂识》;四库全书本朱熹所编的《宋名臣言行录》所录佚文,也均作《南丰杂识》。可见曾巩此书有《杂识》、《杂记》、《杂志》、《杂职》源种不同名称,虽为一字之差,但容易引起混淆,有必要加以辨析。

首先,从版本角度来看,四部丛刊的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是根据海盐张氏涉园所藏宋刊本影印的,因而最接近宋代原刊本。该书引录曾巩此书猿条佚文,全部作《南丰杂识》。因此将该书定作《南丰杂识》是比较可信的。其次,在《宋史·艺文志》子部小说类著录曾巩《杂职》员卷,中华书局校勘记中说:“《遂初堂书目》有《曾南丰杂志》,或即是书,疑‘职’为‘识’字之误。”此意见相当正确。“职”与“识”无论繁体与简体字都极为相似,容易引起混淆。何况《杂职》作为书名,显得很生僻,与所辑佚文内容根本风马牛不相及。第三,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四有员条关于《南丰杂识》的记载:“欧阳公、梅宛陵、王文恭公集皆有《小桃诗》,欧诗云:‘雪里花开人未知,摘来相顾共惊疑。便当索酒花前醉,初见今年第一枝。’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。及游成都,始识所谓小桃者,上元前后即著花,状如垂诗海棠。曾子固《杂识》云:‘正月二十间(一作开),天章阁赏小桃’正谓此也。”也是将该书写作《杂识》。据上述猿条理由,因此我们将曾巩此本佚著定名为《南丰杂识》。

从上述史料来看,《南丰杂识》作者为曾巩本无疑义,但新近出版的宁稼雨先生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》却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,他认为:“(《南丰杂识》)原书已佚,《锦绣万花谷》引三条……其中《锦绣万花谷》卷一一记治平元年孙觉与曾南丰巩所言,则为本书无疑。唯据引文似由曾巩口授,他人整理成书。”宁

先生所说佚文见下：“治平元年，孙觉与曾南丰言，曰：‘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……’”因为如果是曾巩自己所撰，决不会自称自己为曾南丰，因此宁先生有此种推测。殊不知《锦绣万花谷》在引录该条引文时，已经过编者整理了。在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五之三引录上条佚事原文应是这样：“治平元年，余与孙觉皆编校史馆书籍，直舍相对，觉过余言曰：‘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……’（孙）觉语余时，正月五、六间也。”又，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九之九引录《南丰杂识》另一条佚文中云：“庆历之间任事者，其后余多识之……。”这源个“余”字都是作者本人第一人称。由此可以断定，《南丰杂识》是曾巩本人亲笔撰写的。

《南丰杂识》是曾巩惟一一部文言小说类著作。在唐宋八大家中，曾巩的诗文儒学气味最浓，他将文学看做是“六经之羽翼，道义之师祖”之大事。因此他的文章大部分写得很严肃正统，并由此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地位。文言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“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之所者造也”，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因此，《南丰杂识》这部完全有悖于曾巩文论思想的专著，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了。

从我们辑录的 苑篇佚文来看，其中 远篇所记是发生在宋仁宗时的朝政之事。曾巩是仁宗末年嘉祐五年（~~嘉祐~~）才中进士的，而后又在远离京师的太平州任司法参军，因此，远篇佚文所记朝政之事，是曾巩听朋友及同僚叙说而加以整理的。另外一篇佚文《台官共谏濮王事》（为使读者阅读方便，笔者暂给每一篇佚文取列一个标题）是发生在英宗治平元年（~~治平~~）之事，当时曾巩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，此时所发生的“濮议”之争，也主要是听同僚孙觉叙说的。濮王赵允让本是英宗的生身父亲，仁宗生前由于无子，以英宗为嗣子。英宗继承皇位后，尊濮王为皇考（父）还是为皇伯，在朝廷中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。由此引起宋史中有名的“濮议”之争。曾巩不仅详细记载了此事，而且对濮议之争两派都提出了批评，认为各有得失，是由于言路不通造成的后

果。

《南丰杂识》其他 远篇佚文也都涉及朝廷大臣 ,曾巩对他们各有褒贬。在《王洙修经武略》中 ,曾巩对吕夷简两面三刀 ,玩弄权术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;《仁宗命文彦博富弼为相》通过仁宗之口 ,分析了文、富两相执政时的得失 ;《孙甫蔡襄为谏官》赞扬了孙、蔡两位谏官冒死进谏的精神 ;《尹洙好善之心》、《孙甫不党》对尹洙宽容对人、孙甫不结朋党的行为表示了充分肯定。作者虽无过多辞彩渲染 ,寥寥几笔 ,人物形象却显丰满。特别是《狄青破侬智高》一文 ,写得尤为出色。全文近两千字 ,详细地描绘了北宋大将狄青率兵破侬智高叛乱之军的全过程。全文有情节 ,多铺垫 ;有对话 ,多精炼。起伏跌宕 ,精彩纷呈。在北宋志人小说中堪称翘楚。

上述 苑篇佚文虽多为“道听途说”之作 ,但都发生在曾巩生活的时期 ,因此都信而有据 ,足可以补正史之缺 ,笔者特辑录如下。

辑 存

[王洙修《经武略》] 王洙修《经武略》,仁宗览而善之,命吕夷简用洙直龙图阁,夷简曰:“此特《会要》中《边防》一门耳,不足加赏。”既出,乃谓洙曰:“夷简以修《经武略》欲用学士直龙图阁,而上谓特《会要》中《边防》一门耳,不加足赏,故不果。”洙退归,会上使中人奖谕,具道欲用洙与夷简以为不可者。洙因出纸笔请中人具记上语。明日往见夷简,问昨日尝语洙者,夷简复称说如昨。洙因出中人所记示之。夷简起立索笏曰:“上万凡事繁,恐不记夷简语。”其后洙又修《祖宗故事》,参知政事范仲淹请用洙直龙图阁,上已许之。又曰:“乞宣谕出自上意。”上正色曰:

“当用则用，何必出朕意。今欲宣谕，是不当用也。”其命遂寝，仲淹大惭而退。此洙自为孙之翰言之。（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六之一《丞相许国吕广文靖公》）

〔狄青破侬智高〕 广源州蛮侬智高以其众叛，乘南方无备，连破邕、宾等七州，至广州，所至杀吏民，纵掠。东南大骇。朝廷遣骁将张忠、蒋偕驰驿讨之。甫至则为智高所摧陷。又遣杨畋、孙沔、余靖招抚，皆久之无功。仁宗忧之，遂遣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，率众击之。翰林学士曾公亮问所以为方略者。青初不肯言。公亮固问之，乃曰：“比者军制不立，又自广川之败，赏罚不明。今当立军制，明赏罚而已。然恐贼见青来，以谓所遣者官重，势必不得见之。”公亮又问：“贼之标牌，殆不当，如何？”青曰：“此易耳。标牌，步兵也。当骑兵则不能驰矣。”初，张忠、蒋偕之往，率皆自京师，六、七日驰至广州，未尝拊士卒，立行伍。一旦见贼，则疾驱使战。又偕等所居，不知为营卫。故士卒皆望风退走，而忠临阵，偕方卧帐中，悉为贼所虏。杨畋、余靖又所为纷乱，不能自振，而孙沔又大受请托，所舆行者乃朱从道、郑紆、欧阳乾曜之徒，皆险薄无赖，欲有所避免，邀求沔引之自从。远近莫不嗟异。既至潭州，沔遂称疾，观望不敢进。青之受命，有因贵近求从青行者，青延见谓之曰：“君欲从青行，此青之所求也。何必因人之言乎？然智高小寇，至遣青行，可以知事急矣。从青之士，能击贼有功，朝廷有厚赏，青不敢为之请也；若往而不能击贼，则军中法重，青不敢私也。君其思之，愿行，则奏取君矣。非独君也，君之亲戚、交游之士，幸皆以青此言告之。苟欲行者，皆青之所求也。”于是闻者大骇，无复敢言求从青行者。其所辟取，皆青之素与以为可用者，人望固已归矣。及行，率众日不过一驿。所至州，辄休士一日。至潭州，遂立行伍，明约束，军行止皆成行列，至于荷锺籩粮持守御之备，皆有区处。军人有夺逆旅菜一把者，斩之以徇。于是一军肃然，无敢出声气，万余人行，未尝闻声。青每至邮驿，四面严兵，每门皆诸司使二人，无一人得妄

出入,而求见青者,无不即时得通。其野宿皆成营栅,青所居,四面阵兵,彀弓弩皆数重,所将精锐列布左右,守卫森严。方青之未至,诸将屡败屡走,皆以为常。至是,知桂州崇仪陈某、知英州供备库使苏緘与贼战,复败走如常时。青至宾州,悉召陈与裨校凡三十二人,数其罪,按军法斩之。唯苏緘在某所,使械系上闻。于是军中人人奋励,有死战之心。是时智高还守邕州,青惧昆仑关险隘为所据,乃下令宾州具五日粮,休士卒,贼谍知不为备。是夜大风雨,青率众半夜度昆仑关。既度,喜曰:“贼不知守此,无能为也。彼谓夜半风雨吾不敢来,吾来,所以出其不意也。”已近邕州,贼方觉,逆战于归仁铺。青登高望之,贼据坡上,我军薄之,裨将孙节中流矢死,青急麾军进,人人皆殊死战。先是青已纵蕃落马二千出贼后。至是,前后合击,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,皆不能驻。军士又从马上[以]铁连枷击之,遂皆披靡,相枕藉死。贼遂大败,智高果焚城遁去。青先与公亮言立军制,明赏罚,贼不可得见。标牌不能当骑兵,皆如其所料。青坐堂户之上,论数千里之外,辞约而虑明,虽千古之名将何以如此,岂特一时之武人崛起者乎?方庆历中,葛怀敏与李元昊战于广川,怀敏败死,而诸校与士卒既败,多窜山谷间,是时以权宜招纳,皆许不死,自此军多弃将,不肯死战。故青云:“自广川之败,赏罚不行。”翰林学士蔡襄亦闻于青者如此。(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八之二《枢密使狄武襄公》;又见四库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十五;元不撰人《群书通要》卷九)

[孙甫蔡襄为谏官] 庆历中,孙甫、蔡襄为谏官,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,怀安苟且,无向公之心,遂罢殊政事,而甫等因荐富弼代殊。上怒,以为进用宰相,人主之任,臣下不宜有所指陈,遂相陈执中,而甫等极言陈执中不可用,不听,则相与求罢为官,不许,遂请退陈。上曰:“卿等言一不听则求去,令朕有逐言者名,自为计则善也。”甫自陈以私便求出,襄亦以养亲为言,先是襄尝乞告至甫田迎亲,而亲不果来,至是上乃曰:“卿昨迎亲

不来,何遂留侍养?”襄惶恐不能对。甫徐进曰:“蔡襄所以辞亲远来事陛下,冀万一有裨补,今言既不行,蔡襄是以须却思归去养亲。”(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九之九《侍读孙公》)

[孙甫不党] 孙之翰言:庆历中,上用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任政,而以欧阳修、蔡襄及甫等为谏官,欲更张庶事,致太平之功。仲淹亦皆戮力自效,欲报人主之知,然心好同恶异,不能旷然,心无适莫。甫尝家居,石介过之,问介适何许来,介言方过富公,问富公何为,介曰:“富公言滕宗谅守庆州,用公使钱坐法。”杜公则欲致宗谅重法,曰:“不然,则衍不能在此。”范公则欲薄其罪,曰:“不然,则仲淹请去。”富公欲抵宗谅重法,则惧违范公,欲薄其罪,则惧违杜公。患是不知所决。甫曰:“守道以谓如何?”介曰:“介亦窃患之。”甫乃叹曰:“法者,人主之操柄,今富公患重罪宗谅,则违范公,薄其罪,则违杜公,是不知有法,而未尝意在人主也。守道平生好议论,自谓正直,亦安得此言乎?”因曰:“甫少而好学,自度必难用于世,是以退为《唐史》记以自见,而属为诸公牵挽,使备谏官,亦尝与人自谋去就,而所与谋者,适好进之人,遂见误在此,今诸公之言如是,甫复何望哉?”自此几月余不能寐。庆历之间任事者,其后余多识之,不党而知其过如之翰者,则一人而已矣!(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九之九《侍读孙公》;又见四库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十)

[尹洙好善之心] 尹洙,当庆历中与范仲淹等友善,仲淹等既罢朝政,洙亦为人希,时宰意攻以居渭州时事,遂置狱,遣刘湜按之。一日谓洙曰:“龙图得罪死矣!”洙请其事,湜曰:“龙图以银为偏提,给银有记,而收偏提无籍,是以知龙图当得罪死也。”洙曰:“此不足以致洙罪也,以银为偏提,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,可取视之。”湜阅籍,果然,知不能害,叹息而已。其后洙在随州,而孙甫之翰知安州,过随,二人皆好辩论,对榻语几月,无所不道,而洙未尝有一言及湜者,甫曰:“刘湜按师鲁,欲致师鲁于死,而师鲁未尝一言及湜,何也?”洙曰:“湜与洙本未尝有不足之意,

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 ,及是不能自立耳。洙何恨于湜乎?”甫深其识量。之翰又言:“尹洙自谓平生好善之心过于嫉恶 ,之翰以谓信然。”(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九之六《尹洙》)

[仁宗命文彦博富弼为宰相] 至和中 ,陈执中为宰相 ,其嬖人张氏笞女隶至死 ,台官赵忭、范师道极言执中营救张氏 ,故狱久不直 ,因言执中无材行 ,不可任宰相。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上书 ,请退执中。议久不决 ,左右怪。仁宗禁中少游燕 ,默有所思虑 ,焦劳见于容色 ,居月余如此 ,因问上曰:“陛下比忧劳见于容色 ,得非思代执中者乎?”上曰:“然!”左右乃曰:“代执中易得耳 ,何至此耶?”上曰:“此老子却可谩人。”久之 ,始用文彦博、富弼二人代之 ,朝议皆谓得人。数日 ,欧阳修得对 ,上问:“新除彦博等 ,外议如何?”修具以朝议为对。上曰:“卿意如何?”修曰:“诚如外议。”上又问彦博、弼果如何。修曰:“陛下已用彦博等 ,复问其如何 ,臣所未喻。”上曰:“彦博有才 ,然胆大 ,弼前在政府甚好 ,今复来 ,恐多顾虑。”良久 ,又曰:“弼前深为人所伤 ,今来亦焉 ,能不顾虑?然不若守志不变也。”既而彦博果不能谨畏 ,后因郭申锡、李参争塞河事 ,彦博意有所左右 ,上由此罢之 ,弼亦竟以多顾虑 ,少所建明 ,皆如所料。(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三之一)

[台官共谏濮王事] 治平元年 ,余与孙觉皆编校史馆书籍 ,直舍相对 ,觉过余言曰:“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 ,相约以谓言小事不足决去 ,就当共争濮王事 ,知不听则去。盖是时杂御史吕诲、吕大防、范纯仁等与谏官数论孙固庸回、王广渊奸邪不当用 ,其言愈切 ,而用之愈坚。事如此类者甚众 ,凡台谏官入辄以进呈 ,讫寝之 ,时人谓之讫了。范纯仁言台吏亦为之沮赧 ,每白御史曰:‘某事又讫了也。盖执政方权欲一切 ,以阻言者 ,而言者以不能塞职为惭 ,且愤 ,故相约如此。’”觉语余时 ,正月初五、六间也。后数日 ,果闻台官论濮王事甚急 ,至上元后 ,诲等疏已上七、八 ,上不听 ,遂纳敕告求罢去 ,家居不复供职 ,而执政方密启令禁中自定义 ,尊濮王为皇。故诲等云:曾公亮、赵概对范纯仁等言禁

中自商量，则知大臣阴与计谋，盖谓此也。是月二十间，天章阁赏小桃，因以劝太后。太后有酒，所卧阁中，内臣高居简入褰太后寝帟，太后惊起坐。居简与御药苏利涉从上至太后榻前拜，以书一封进太后，求一押字。太后酒未醒，不知书所言何事，遂从之。故诲等疏云：苏涉、高居简眩惑皇太后，盖谓此也。既而书出，乃太后命中书尊濮王为后事，明日遂奉行。太后始知京师喧然，下至闾巷，亦以为不可，太后力争不已。二十二日乃下诏罢濮王称皇等事，范纯仁等欲起供职，吕诲曰：“称亲犹为吾徒言不用也！”遂以前后所上九疏乞付中书求去，而诲等皆绌矣。盖自政和以后，仁宗虽尝属疾，然在位久，熟知人情伪与群臣材性之善恶，故虽委事大臣，而听用台谏官，广开言路，使耳目无壅蔽，大臣有不法者，辄去之。故任者虽专，亦不能自肆。治平初，英宗新即位，多不豫，任事益专，始欲快意，因用王畴为枢密副使，知制诰钱公辅封还辞头，遂绌公辅为滁州团练副使，知制诰祖无择亦封还辞头，又罚无择铜三十斤，而制遂行。是时凡台谏官言事一切不听，或尽逐台官，不留一人。京师为之语曰：绝市无台官。其蔽至于如此。然人主犹采物论，朝廷正人未尽去，公议有所属，故言事者尽斥逐相望，而后来者其言愈厉。至濮王之事，执政议称王为考是也，遂欲称王为伯陋矣。盖两言者各率其私意，而不知考据于载籍，皆不学之过，故各有得失。然争论至于纷纭连年汹汹者，盖由言路不通，人情愤惋，故至于此者，皆执政自用好胜激之使然也。（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五之三）